

针刺四缝穴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理论钩玄

张孟娇¹, 徐丽², 李卓³, 王雨轩⁴, 索兰芳⁵, 王凯伦⁴, 甘地⁴, 王玉琦⁶

(1. 沈阳二四五医院, 辽宁 沈阳 110000; 2.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3.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 吉林 132011; 4.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沈阳 110847; 5.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 邯郸 056000; 6.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 基于中国古代哲学(哲)、中国传统医学(医)及古代相术学(术)等理论, 试从四缝本身穴位特性和外治法针刺特性两个方向入手, 系统性地归纳与分析针刺四缝穴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的中医学原理与相关作用机制。因小儿四缝穴所处位置的关键性和其所具有穴性特征的特殊性与兼具性, 以传统手诊学及其新解、经络腧穴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全息理论等中国传统医、哲、术理论学说为基础, 分别探讨分析后发现: 四缝穴具有通调脏腑、疏通百脉的功能, 故四缝穴可退小儿热。研究发现小儿针刺法又有驱邪调卫、泄浊和营、治神复元的功效。因此, 对四缝穴施以针刺操作能够达到行经通络、标本同调的效果, 使患儿正气加速恢复而邪气能尽快祛除, 对诸种急慢性小儿发热性疾病能迅速收效。从而为临床使用针刺四缝穴治疗多系统、多病因导致的小儿发热及发热性疾病,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四缝穴; 针刺; 小儿发热性疾病; 小儿发热; 理论探讨; 手诊学新解; 奇穴

中图分类号: R24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42X(2024) 10-0097-05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Articular Needling at Sifeng (EX-UE10) on Febrile Diseases in Children

ZHANG Mengjiao¹, XU Li², LI Zhuo³, WANG Yuxuan⁴,
SUO Lanfang⁵, WANG Kailun⁴, GAN Di⁴, WANG Yuqi⁶

(1. Shenyang No.245 Hospital, Shenyang 110000, Liaoning, China; 2.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aoni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034, Liaoning, China; 3. Northeast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Jilin 132011, Jilin, China; 4.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847, Liaoning, China; 5.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ndan 056000, Hebei, China; 6.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yang, Shenyang 110000, Liaoning, China)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81603511)

作者简介: 张孟娇(1998-), 女, 辽宁抚顺人, 医师,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医药内、外治法治疗小儿各系统疾病。

通讯作者: 徐丽(1962-), 女, 山东掖县人, 主任医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医内外治法治疗小儿各系统疾病。

- 化[J].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2006, 27(23): 2159-2162.
- [26] 姜庆虎, 刘峰, 于东悦, 等. 基于高光谱分析的淫羊藿药用成分快速检测研究[J].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022, 42(5): 1445-1450.
- [27] 王燕萍, 陈军辉, 白瑞斌, 等. 淫羊藿对庆大霉素诱导急性肾损伤大鼠肾功能的保护作用[J]. 中成药, 2023, 45(9): 3042-3047.
- [28] 盖李乐, 袁丁, 张长城, 等. 淫羊藿总黄酮通过TGF- β 1/Smad3信号通路改善自然衰老大鼠肾脏组织纤维化[J].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021, 33(3): 373-379.
- [29] 龚铭炯, 白俊其, 徐文, 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研究三七总皂苷治疗肾纤维化的作用机制[J]. 世界中医药, 2022, 17(18): 2548-2555.
- [30] 高利超, 徐兵, 刘永安, 等. 三七皂苷R1抑制TGF- β 1/Smad3信号传导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脏纤维化和炎症细胞因子的调节作用研究[J]. 中国免疫学杂志, 2020, 36(10): 1188-1193.
- [31] 潘晶, 章科娜, 柴可夫, 等. 基于SIRT1/TGF- β 1/Smad通路研究三七皂苷对高糖诱导的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EMT的影响[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42(4): 259-265, 282.
- [32] 马桂华. 补肾益气汤合六味地黄丸方案对糖尿病肾病的治疗效果评估[J]. 内蒙古中医药, 2023, 42(6): 52-54.
- [33] 舒适. 六味地黄丸防治db/db小鼠糖尿病肾病的病理机制研究[D].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6.
- [34] 倪佳宁, 魏升, 钟光辉, 等. 温阳化痰方辅助脾胃亏虚血瘀型慢性肾脏病3期临床观察[J]. 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0, 30(3): 207-211.
- [35] 白璐, 陈志强, 陈永哲, 等. 化痰络中药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脏病理及肾脏TGF- β 1/Smad信号通路的影响[J]. 时珍国医国药, 2020, 31(6): 1285-1288.
- [36] 邓丽娥, 何世东, 卢汉祺, 等. 益肾方对慢性肾脏病2-3期患者的疗效及机制分析[J]. 中医临床研究, 2023, 15(16): 52-56.
- [37] 何新荣, 邓丽娥, 詹杰茵, 等. 益肾方治疗糖尿病肾病个案分析[J]. 光明中医, 2022, 37(18): 3400-3402.
- [38] 薛黎明. 益肾活血方对早期糖尿病肾病大鼠TGF- β 1/Smad2信号传导的影响[D]. 郑州: 河南中医药大学, 2010.
- [39] 罗艺晨, 杨庆昌, 林春发, 等. 肾复康颗粒对人工诱发鸡肾肿病理模型的炎性细胞因子及IL-1R/NF- κ B信号通路的影响[J]. 畜牧兽医学报, 2020, 51(11): 2886-2894.
- [40] 张玉花, 李生海. 消渴康复颗粒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脏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J]. 热带医学杂志, 2022, 22(9): 1203-1206, 1222, 封4.
- [41] 王争艳. 肾宁I号合剂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观察[J].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07, 29(4): 240-241.
- [42] 董小君, 丁斗, 甘媛, 等. 基于TGF- β 1/Smads信号通路探讨肾宁I号方治疗肾纤维化的作用机制[J]. 亚太传统医药, 2021, 17(2): 22-26.
- [43] 仲晨霞, 王旭东, 许婵娟, 等. 十味芪黄益肾方联合复方 α -酮酸片对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TGF- β 1、TSP-1、VEGF水平影响分析[J]. 四川中医, 2021, 39(10): 121-124.
- [44] 吕勇, 张艳楠, 金华, 等. 十味芪黄益肾方对慢性肾衰竭大鼠肾纤维化的干预作用[J].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37(6): 69-73.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Z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i) and ancient physiognomy (Shu),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and related mechanis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febrile diseases in children with acupuncture at Sifeng (EX-UE10)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seam acupoints and the external treatment of acupuncture. Because of the critical position of the Sifeng (EX-UE10) in children and the particularity and dual nature of the acupoin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surgery theories such as traditional hand diagnosis and its new solution, meridian and acupoint theory, five elements theory, image theory, holographic theory, the Sifeng (EX-UE10) can relieve children's fever.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cupuncture method in children has the effects of expelling evil spirits, regulating the body, removing turbidity and Yin, and restoring the spirit. Therefore, the acupuncture operation on the Sifeng (EX-UE10)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 meridian and collaterals, and the same regulation of specimens, so that the healthy gas of children can be restore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evil gas can be elimin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acute and chronic febrile diseases in children can be quickly effective. Therefore, it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 fever and febrile diseases caused by multiple systems and multiple etiologies with articular needling at Sifeng (EX-UE10).

Keywords: Sifeng (EX-UE10); acupuncture; febrile diseases in children; fever in childre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new explanations for hand diagnosis theory; extra-point

四缝穴是经外奇穴,也是儿科临床针刺常用的经验效穴。古代医家用其治疗小儿猢猻劳等证。小儿发热性疾病是指以发热作为首要症状或者是主要症状的一类儿科疾病的总称。清代周震所著《幼科医学指南》云:“小儿身体发热,有表里虚实之异,治亦有汗、下、补、泻之殊。”该书明确记载小儿发热病因病机不尽相同,当治法殊。亦有杨仁斋、程文囿等医家指出外感、内伤等多种病因均可导致小儿发热,发热又可广泛见于小儿各系统的多种疾病,故小儿罹患热病最多^[1]。后又经现代学者多方向的论证与经验总结发现:可通过针刺四缝穴治疗多种小儿发热性疾病;且针刺四缝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效果显著、简便快捷,四缝穴可作为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的经验效穴。为明晰针刺四缝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的中医原理,本文试从中国古代哲学(哲)、中国传统医学(医)及古代相术学(术)等角度入手进行探讨,对针刺四缝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的中医作用机制提要钩玄,旨在为临床医师行刺四缝降“小儿热”提供更多中医理论依据,为针刺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提供新的思路与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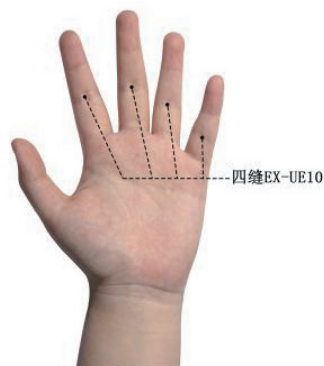
1 从“四缝”论之

1.1 四缝穴定位及穴性特征

四缝穴名首见于明代官修医书《太医院经验奇效良方大全》(下文简称《奇效良方》),其书云:“四缝四穴。在手四指内中节。是穴用三棱针出血。治小儿猢猻劳等证。”由于《奇效良方》对四缝穴定位描述较少,加之古文言简字精,因此后世古代医家对四缝穴的具体定位及穴位计数还有着其他不同理解,大体分为两种说法^[2]:一种,四缝四穴,在手四指内中节是穴(《针灸大成》);另一种,四缝二穴,在手第四指内廉中节中(《针灸秘法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经外奇穴名称与定位》^[3](现行)(标准号:GB/T 40997-2021)明确四缝定位为“四缝:在手指,第2~5指掌面的近侧指间关节横纹的中央,一手4穴。”本文探析针刺四缝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相关作用机制分析及理论探讨均基于该标准发微,见图1。由于四缝穴所在位置

特殊,并具有由多穴位组成的优势,因此四缝穴主治病症范围较广,作用发挥机制较繁,治疗通路数量较多。



注: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腧穴定位图》^[4](现行)(标准号:GB/T 22163-2008)。

图1 四缝穴定位图

1.2 针刺四缝穴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的中医基础理论

1.2.1 基于九宫八卦分区的手诊学及其新解

手诊学是一种源于古代相术和古代医学,后经临床不断地实践及反复检验总结得出的一种中医诊法。早在《灵枢·五色》中便已将九宫八卦与中医诊断学相结合,即通过面诊论述面部不同部位与五脏六腑肢节的关系^[5]。宋代陈抟首次将九宫八卦分区引入手部^[6],后经诸多医、易学家不断革新与发展,使九宫八卦分区法成为中医手诊学的主流学说之一:将手掌中心部位明确为“明堂”,除中央以外的其余8个方位依次配属“震、巽、离、坤、兑、乾、坎、艮”八卦,具体内容见图2。

现以四缝穴所处九宫八卦分区的各卦象本义特征及其阴阳五行归属为出发点,运用取象比类、取数联象的思维方法^[7],阐释其作用原理;又根据“阴阳五行”意象模式与“九宫八卦”意象模式相互呼应、相互为用的特点,可以得出九宫八卦及其方位与阴阳五行、脏腑体系间的配属关系,具体内容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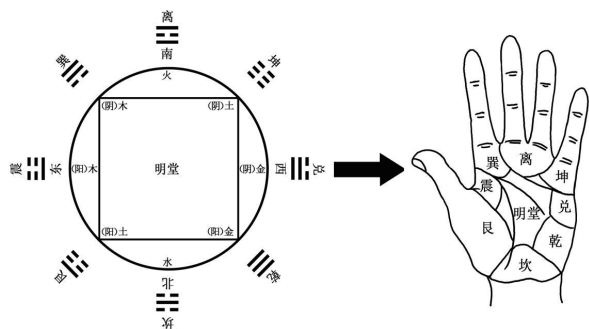


图2 九宫八卦方位图及手诊九宫八卦分区图

表1 九宫八卦及其方位与阴阳五行、脏腑体系配属关系表

九宫八卦	方位	阴阳五行	从属脏腑体系 ^[7]
震	正东	阳木	肝、胆
巽	东南	阴木	肝
离	正南	火	心、小肠、心包
坤	西南	阴土	脾、小肠、膀胱、三焦
兑	正西	阴金	肺、大肠
乾	西北	阳金	肺
坎	正北	阴水	肾、膀胱、三焦
艮	东北	阳土	脾、胃、大肠、胆
明堂	正中	-	-

根据图2,可以发现:四缝穴所在位置与巽、离、坤三卦位置相应;根据九宫八风与脏腑配属关系(见表1)发现:此三卦与心、小肠、心包、肝、脾、膀胱、三焦具有从属关系。

由于传统手诊学源自于古代手相学,主要是对掌面区域进行分析诊断及对证治疗;因此九宫八卦分区法也是针对掌面不同区域进行分部配属。根据中医学整体观念,现将整个手掌看作一个整体,取大多数成年常人手掌略松弛状态下的手部掌侧面为基础图进行绘制,再根据九宫八卦,重新进行分区配属,形成手部掌侧九宫八卦分区重构图,具体内容见图3。根据图3,可以发现:四缝穴所处分区即离、巽、坤、兑四卦配属区域;根据九宫八风与脏腑配属关系(见表1)发现:此四卦除与心、小肠、心包、肝、脾、膀胱、三焦具有从属关系外,还与肺、大肠具有从属关系。

基于九宫八卦分区的手诊学及其新解可知:四缝穴与离、巽、坤、兑四卦及肺、心、肝、脾、心包、三焦、小肠、膀胱、大肠等脏腑具有紧密联系。由于离、巽、坤、兑四卦阴阳五行分属火、阴木、阴土及阴金,以离卦为首分居于手掌之阳位,小儿发热性疾病又属阳病,阳病治阳,加之小儿针刺的驱邪调卫之功和刺络放血疗法的泄浊和营之效;因此针刺四缝穴既可清离卦(火)、抑巽卦(阴木)、平坤卦(阴土)、刑兑卦(阴金),又可清泻肺、心、肝、脾、心包、三焦、小肠、膀胱、大肠等脏腑阴阳失衡所致的火热之征。

综上所述,针刺四缝因所属卦象阴阳皆有,故既可釜底抽薪泻实火,又可因风吹火清虚热,遂针刺四缝可皆清实、虚之火热;又由于从属脏腑诸多,故可清多脏腑火热之征。故而针刺四缝穴可治小儿发热性疾病。



图3 手部掌侧九宫八卦分区重构图

1.2.2 基于经络学说

《灵枢·海论》曰:“十二经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经络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沟通表里上下、联系脏腑内外的作用^[8]。四缝穴与手三阴经、手三阳经、脾胃及井穴等关系密切,所联系的经络较为庞杂,故刺之可调整阴阳、治神复元。此外,针刺四缝降“小儿热”与经络循行传递的作用及协同感应的功能密不可分。

(1)四缝穴位于手三阴经之上:四缝穴位于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及手少阴心经直经及支经的沿线走行上。且手三阴经与手三阳经均在手部末端相接,故四缝穴也在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分布区域上。又因为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所以四缝穴与脾胃间也有密切的联系。

(2)能截“治热病要穴”之热势^[9]:手三阴、三阳经上的一些传统治热病的要穴和经验效穴,其中还包括几个重要的井穴,如:少商、商阳、中冲、关冲、少冲、少泽等,以上穴位均沿于四缝或络于四缝,在位置关系和功能主治上均与本穴联系紧密、相互为用。四缝位于其上部,刺之可截其热势。《灵枢·九针十二原》曰:“迎而夺之,安得无虚。”故能退其热。

1.2.3 “五指-五行-五脏”对应关系轴

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源泉^[10]。《尚书·洪范》对五行特性做出阐释:“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随着五行学说的不断发展,中医学将五脏的功能与五行的各自特性相对应,从而找到配合点,形成了新配法^[11],即“五行-五脏”对应关系轴。又因《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故而五指亦可应之。

“五指-五行-五脏”对应关系轴是以五行学说及五脏相关学说为基础,明确五指-五行-五脏间的相配关系。主流学说,如《幼科推拿秘书》《疡医大全》等认为:拇指属脾(土),食指属肝(木),中指属心(火),无名指属肺(金),小指属肾(水)。亦有学者认为^[12]:拇指主肺(金),食指主肝(木),中指主心(火),无名指主脾(土),小指主肾(水)。具体内容见表2。以上两种观点均说明五脏的生理、病理情况都可反映在手指上。故在针刺四缝穴治疗小儿发热时,可以同时兼顾肝、心、肺、肾或肝、心、脾、肾多个

表2 “五指-五行-五脏”对应关系轴

五行-五脏 配属关系		木-肝	火-心	土-脾	金-肺	水-肾
五指	学说一(主流学说)	食指	中指	拇指	无名指	小指
	学说二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拇指	小指

脏腑。由于小儿生理特点为心、肝常有余,肺、脾、肾常不足,两种学说中心、肝、肾所属的食指、中指和小指均是被包含于四缝所在手指的范围内,在针刺的双向调节作用下便可补虚泻实,对患儿多脏腑进行调整,从而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

1.2.4 生物全息理论

“生物全息理论”最早是由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提出的一种新的生物学理论,其内涵是^[13]:生物体上任何在结构和功能上有着与其他部分相对明确边界的相对独立部分叫作全息胚。在个体发育历程中,全息胚所呈现的动态性状变化,与真正的胚胎或小个体在同时段的动态性状变化相同。论说了生物体每一相对独立的部分,都是其整体比例的缩小。“生物全息理论”在本质上是中医传统核心思想“整体观念”的现代延续及再发展,即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局部可以反映整体,亦可见微知著、司外揣内。

四缝穴的所处位置在全息理论中,既在指掌肢的胃穴腹侧位置,又位于近端指关节两节肢的交界处^[14]:(1)其位居上。四缝穴位于手部和近节指骨远端,故其位居上,相当于头穴,可治头部、上部、上焦及心肺疾病。又因火性炎上,针之遂得,故可治小儿发热。(2)其位居中。四缝穴位于近侧指间关节横纹的中央和近节指骨与中节指骨的中间,故其位居中,相当于腹侧胃穴,可治胃部、腹部、中部、中焦及脾胃疾病。刺之可消积清热、疏利中焦、通调上下,治疗小儿食积发热和中焦不利、气机阻滞所致的火热之征。(3)其位居下。四缝穴位于中节指骨近端,

故其位居下,相当于足穴,可治足部、下部、下焦及肝肾疾病。刺之可泻肝火、滋肾水,灭实热之焰、清虚热之火。故四缝所处的位置同时能彰显上、中、下三部的特点,且具有枢纽调节之功能。可与上、中、下三焦,及全息论中的头穴、胃穴、足穴相对应,进一步从“生物全息理论”角度,为论证针刺四缝具有泻热除烦、消积清热、疏利三焦、调畅百脉等功效提供理论支持。

1.2.5 其他学说载四缝与脏腑之关系

《针灸大成》有载四缝穴为脾经之“奇穴”。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四缝穴可以治痰。^[15]因此刺此穴出液可滋阴补阳、健脾助运^[16],以清小儿虚热;又可清化痰湿久蕴之实热。四缝穴所在均为小儿脾胃在体表的重要反应区,有健脾气、复胃阳的作用。对其点刺放血,可开窍泄热、疏通经络、清除脏腑郁热。^[17]又因“四肢属脾”“四末属肝”^[18]，“四肢为清阳之末”，可通过针刺和放血将伏于“清阳”之邪引出。故而四缝可同调肝脾之清阳,以降肝脾之火。

《小儿推拿广意》曰:“四横纹:掐之退脏腑之热,止肚痛,退口眼歪斜。”从书中“阳掌之图”中,可以明确:食指至小指的四缝穴与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等脏腑依次相对应。载四缝与脏腑之关系。在《针灸大成》所载“男子左手正面之图”和“女子右手正面之图”中,均可以明确:食指至小指的四缝穴与小肠、三焦、肝、命门等脏腑依次相对应,具体内容见表3。以上学说及理论,再次为针刺四缝穴通调百脉、调和脾胃、消食导滞、滋阴清火的作用及扶正祛邪、调节阴阳平衡的功效提供有力支持。

表3 四缝穴所在手指区域与脏腑对应关系

出处	四缝穴所在的不同手指区域与其对应脏腑			
明·杨继洲撰《针灸大成》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清·熊应雄辑《小儿推拿广意》	大肠	小肠	三焦	膀胱
	小肠	三焦	肝	命门

2 从“针刺”论之

2.1 针刺治疗小儿疾病特点

小儿针刺针法独特,具有趋同性。针刺治疗小儿疾病时,大多应用短针、毫针、三棱针,刺法大多轻、浅、疾、快,不留针。这是因为小儿具有“脏腑娇嫩、形气未充”及“其肉脆”“血少气弱”的生理特性^[19],施针治病时浅刺轻取,便可得之。又正是因为小儿独特的生理特点,临床应用针刺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才会如此立竿见影。因其“脏气清灵,随拨随应”,故而经络通透,针刺治疗时机体反应敏捷、事半功倍;因其“纯阳之体”“生机勃勃”,故而易趋康复,不论虚实内外均可针而治之。

总之,选用针刺治疗小儿疾病简便快捷、百举百全。经研究发现,现代医家针刺四缝穴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时,针刺方法多为:毫针刺法^[20]、三棱针点刺法^[21]、三棱针刺络法^[22]、半刺法^[23]等浅刺法,或兼有针刺后对施针部位的挤压^[23]及放血疗法^[24]等操作。

2.2 基于针刺操作论泻“小儿热”的作用机理

2.2.1 驱邪调卫^[25]

针刺小儿四缝穴时,大多使用毫针或三棱针轻浅刺进入皮肤后随即拔出。皮部分布在人体最浅

表处,《素问·咳论篇》曰:“皮毛者,肺之合也。”基于中医皮部理论和卫气理论:该操作即用浅刺法作用于皮部。腧穴是卫气留止、汇聚之处。故刺入皮肤伊始,便激发卫气。随着针刺部位逐渐深入,既鼓荡四缝之处的卫气奋力抗邪,又能调动卫气在外邪所居处汇聚,该过程即驱邪调卫中“调卫”的主要作用机制。拔针后,如若对施针部位进行挤压、放血,力求予邪气以出口,该过程即驱邪调卫中“驱邪”的主要作用机制。由于四缝穴具有多穴位、位置特殊的属性,因此针刺四缝穴能够充分发挥卫气的作用:既能奋力抗邪,驱邪外出;又能护肌表,起到屏障和保护的作用。又因卫者为阳,阳盛发热者亦为阳病,阳病治阳故也。

2.2.2 泄浊和营

临床施治时可根据患儿体质及病情,辨证选用放血疗法或浅刺兼有针刺后对施针部位的挤压等操作。即便不对穴位处进行挤压和刺络放血,大多也可见黏液、黄水或是血水,这表明针刺四缝穴对于“脉中之营”亦有调控作用。《灵枢·卫气》篇曰:“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是也。”针刺四缝通过泄“浊”来调“营”。此处之“浊”:一指表虚外邪入里之“邪浊”;二指里虚内

生之“浊邪”；亦或是二者兼有。“营”既指营气，又指营血。故而分别以“从荣置气”“去宛陈莖”为和营之法。前者通过将脉中之气外置，达到“泻”的目的。后者运用过刺营法^[26]，通过治血脉来调经脉^[27]，达到“清”的目的。又因营者为阴，阴虚发热者亦为阴病，阴病治阴故也。

2.2.3 治神复元

针刺四缝可以治神，原因有二：一是通过“表-心-神”关系^[19]进行调节；二是通过“血与神”的相互关系^[28]进行调节。《灵枢·本神》曰：“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即心可以通过外界刺激对体表进行相应的调控。《素问·刺禁篇》亦曰：“心部于表。”又因“心藏神”，所以针刺于体表，可唤心治神，即前者。血之所到即有神居，可见血与神相互依存、互为所用，存在“神化于血”和“血以蕴神”的双向关系^[28]，即后者。故针刺四缝穴能治神调神，可应用于治疗小儿高热所引发的神志疾病。

元气与神本为一体^[29]，神气与元气相互依存、同源转化。小儿心性纯粹、内心恬淡，又因“纯阳之体”，治神后元气便可正常按经循行，也可迅速将外泄之气血津液或抗邪消耗之卫阳化生补充。

综上所述，若在针刺过程中手法选用毫针刺法、三棱针点刺法、三棱针刺络法、半刺法等浅刺法，针刺四缝的治疗作用即主要偏向于驱邪调卫之“驱邪”和治神复元之功；若针刺时手法兼有针刺后对施针部位的挤压及放血疗法等操作，或拔针后施针部位有黏液、黄水或是血水流出，针刺四缝的治疗作用即主要偏向于驱邪调卫之“调卫”、泄浊和营及治神复元之效。因此针刺四缝具有驱邪调卫、泄浊和营、治神复元的作用，能够通经畅络，以达标本同调之效。

3 结语

“小儿百脉汇于两掌”；杨玄操又云：“四肢者，身之支干也，其气系于五脏六腑出入”。因此针对手部穴位行针刺、推拿等外治法，在治疗儿科疾病过程中疗效显著。针刺四缝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虽执简驭繁，但由于各种客观因素限制，如今临床应用反而较少。通过对相关古今文献进行梳理，系统地明确了针刺四缝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的中医作用机制。基于九宫八卦分区的手诊学及其所延申之新解、经络循行、“五指-五行-五脏”对应关系轴、生物全息、四缝与所应脏腑关系等中医理论，论证了针刺四缝穴可以通调脏腑、疏通百脉以退热调气、扶正祛邪，降低小儿体温、减轻症状、缓滞病情发展；从外治法针刺本身的作用探讨，又说明了针刺四缝穴能驱邪调卫、泄浊和营、治神复元，行经通络、标本同调，从而使患儿正气加速恢复而邪气尽快祛除，对身体进行整体调节及提高小儿机体免疫能力。

正是由于四缝穴的特殊位置和由多穴位组成的优势，确立了四缝穴清热范围之广、退热通路之多，加之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病理特点，这就是以针刺四缝为主治疗诸种急慢性小儿发热性疾病能迅速收效的原因所在。以上为使用“四缝”穴治疗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中发热性疾

病和小儿罹患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发热，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 [1] 原丹. 论中医治疗小儿发热性疾病的临床特色和优势[J]. 中医儿科杂志, 2022, 18(4): 66-69.
- [2] 岳公雷, 闫冰, 张凯鑫, 等. 经外奇穴四缝统考[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34(5): 995-998.
-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经外奇穴名称与定位[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21.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腧穴定位图[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8.
- [5] 王若冲, 邵奇, 王雪娇, 等. 手诊学理论受手相学影响之溯源与探思[J]. 现代中医临床, 2021, 28(6): 67-71.
- [6] 王若冲, 宋月晗, 张翼飞, 等. 手诊九宫八卦学说的理论渊源及诊断特点探讨[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3): 1421-1424.
- [7] 李洪海, 韩琦, 马月香. 基于易象思维探析八卦-脏腑体系[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 44(7): 585-590.
- [8] 赵立岩. 经络学说在中药透皮治疗中的作用[J]. 中国针灸, 1998(6): 15-17.
- [9] 农友. 点刺四缝穴治疗小儿发热60例[J]. 中国针灸, 1994, 14(S1): 120.
- [10] 李全耀, 姚斐. 小儿推拿“五经穴”治五脏病理论依据[J]. 河南中医, 2021, 41(2): 188-191.
- [11] 邓铁涛, 郑洪. 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研究——从五行到五脏相关[J]. 中国工程科学, 2008(2): 7-13.
- [12] 李克曲. 点刺配足三里治疗婴幼儿腹泻415例[J]. 中国针灸, 1995, 15(6): 40.
- [13] 石志勇. 小儿推拿五指配属五脏的理论依据[J]. 中医学报, 2019, 34(2): 230-233.
- [14] 杨如杏, 艾宙. 点刺四缝穴与捏脊疗法治疗疳证疗效对照研究[J]. 上海针灸杂志, 2014, 33(12): 1110-1113.
- [15] 陈蓉, 王聪, 闫清雅. 俞募配穴埋线合四缝挑治治疗痰湿型多囊卵巢综合征疗效观察[J]. 中国针灸, 2014, 34(4): 355-358.
- [16] 巨建芳, 郝秀英. 刺四缝穴为主治疗小儿秋季腹泻162例[J]. 中医药研究, 1993(3): 40.
- [17] 陈秀珍. 针刺四缝穴在儿科临床中的应用[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34(2): 158-159.
- [18] 郭险峰. 肢末别论[J]. 四川中医, 1989(7): 2.
- [19] 刘晶晶, 陈松鹤. 小儿毫针微刺针法与元气的关系[J]. 中医学报, 2021, 36(10): 2107-2109.
- [20] 孙丽峰, 孙申田, 王薇. 毫针点刺足三里、四缝穴治疗小儿外感发热21例[J]. 针灸临床杂志, 2010, 26(11): 21-22.
- [21] 杨奇云, 虞舜. 四缝穴在儿科疾病中的临床应用近况[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34(2): 187-189.
- [22] 梁肇珍, 刘卓佑. 四缝穴在儿科的运用[J]. 贵阳医学院学报, 1985(4): 269-270.
- [23] 王宪利. 半刺四缝穴治疗小儿热性泄泻150例[J]. 江苏中医, 1991(7): 27.
- [24] 姚俊丽, 高志强, 陈黎, 等. 四缝穴刺络放血疗法治疗小儿急乳蛾肺胃热炽证的疗效观察[J]. 中国中医急症, 2018, 27(6): 1051-1053.
- [25] 胡天烨, 马睿杰, 方剑乔. 浅刺与卫气探述[J]. 浙江中医杂志, 2016, 51(5): 372-373.
- [26] 谢强, 何兴伟, 黄冰林, 等. 喉痹从刺论治探讨[J]. 中国针灸, 2009, 29(10): 847-849.
- [27] 郑雅芳, 张丽娜, 黄晶, 等. 《黄帝内经》刺营出血疗法及临床意义[J]. 中医学报, 2006, 22(2): 5-6.
- [28] 吴君璇, 刘伟, 张国丽, 等. 血与神的关系探讨[J]. 中医杂志, 2018, 59(13): 1110-1114.
- [29] 吴跃峰, 赖新生. “神元学说”初探[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0, 35(2): 561-564.